

聯合報
叢書

曹雪芹別傳

第一冊

高陽·著



聯合報
叢書

曹雪芹別傳
第一冊

高陽·著

44.568

GY
=1
C-1

曹雪芹別傳 第一冊

許晏駢撰 民國71年 臺北市 聯合報社印行

399 19公分

(聯合報叢書)

許晏駢筆名高陽
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總經理

民國74年第三次印行

I、許晏駢撰 II、高陽撰

857.7

8455

74 V.1

NT\$120.00

聯合報叢書

曹雪芹別傳

著者 高

發行人 王

聯合必

報社成陽

總經理
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印刷者

文太印刷企業有限公司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
中華人民七十四年三月第三次印行

定價：新臺幣二二〇元

•B84041-1•

S 8811 / 40 (中 7-3 / 10-1)

曹雪芹別傳 第1冊

BG000470

「曹四老爺到！」王府的護衛玉格，掀開棉門簾，向曹頌說一聲：「你老請進去吧，王爺等了好一會兒了。」

曹頌將捲著的袖口放了下來，垂著手進了花廳，從屏風縫隙中已可看到平郡王福彭，神采奕奕地站著等待；隨即疾行數步，轉過屏風，便待隨身請安，不道福彭的動作比他快，雙手一伸，扶住了他的兩臂。

「別客氣，四舅！」他鬆了手，往旁邊指一指，「請坐！」

「是！」曹頌以長親的身份，不便叫「王爺」，一直是用很冠冕的稱呼：「殿下！」

「坐，坐。」

福彭這回不作客氣，自己在上首坐了下來；曹頌便坐下首，隔着花梨木的茶几問道：「殿下召喚，想是有事吩咐？」

福彭不即答言，等廳差倒了茶來；又退了出去，方始開口。

「四舅看了今天的『宮門鈔』了？」

「喔！」曹頌想說：「難得看一回。」轉念又想，這麼說，倒像是對仕途昇騰，毫不關心；有故作清高之嫌，便改了平實的語氣的回答：「還沒有。」

「我放了玉牒館總裁。」

「這，」曹頌起身，垂手說道：「恭喜殿下。」

「這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使。」福彭微皺着眉說：「我打聽過了，每十年修一次玉牒，總不免鬧糾紛；也不知訂那兒出來的女人，抱着孩子哭哭啼啼，到宗人府來喊冤，說是那個宗室，或者覺羅在外面生的。找了本主兒來，十個倒有九個不認；那一來，好，尋死覓活地鬧吧，聽說，真有身上揣了毒藥來的。」

「像這些事，不會無因而至，事先總有風聲；殿下不妨先派人查一查，不等人來鬧，先要想法子弭患於無形。」

「不錯，我也打算這麼辦。」平郡王突然問道：「四舅學過『國書』沒有？」

所謂「國書」就是滿文；曹頌學過却不精，深怕平郡王有關於這方面的差使派給他，力所不勝，辜負委任，因而答說：「不大會。」

「照樣寫幾個字總行吧？」

「那還能湊付。」

「好！」平郡王說：「我有點小事；可也是大事，拜託四舅。明兒一早，請四舅跟我一起上

衙門。」

「是。」曹頌又說：「我在華嘉寺胡同伺候好了。」

平郡王福彭管理鑲藍旗滿洲都統事務；都統公署在西城華嘉寺胡同，所以曹頌如此回答。不過福彭指的不是此處；而是他絕少去的宗人府——他是宗人府的右宗正；西城正黃、正紅、鑲藍，以及他本旗鑲紅旗的宗室、覺羅，都在他的管轄之下。

這就非得得到王府來會齊了一起去不可；因為曹頌不僅對宗人府不熟；甚至從未去過。

曹頌是革職的內務府員外，所以穿的是便衣；好在郡王儀從甚盛，找頂大帽子一戴，跟在平郡王身邊，誰也不會注意到有個「廢員」被夾帶入府。

右宗正的簽押房在西跨院，北屋五間，三明兩暗；暗間帶著套房。由於事先都已說明白，曹頌跟平郡王進了西頭那間屋子，管自己鑽入套房，放下門簾，坐在北窗前，凝神靜慮，細聽動靜。

「周老爺來了。」他聽見玉格在問話。

「請！」

曹頌知道，「周老爺」單名廉，是宗人府府丞；宗人府自宗令、左右宗正以下，一直到筆帖式，不是宗室、覺羅，便是滿洲，惟一的例外是，承上啓下，總持庶務的府丞，定制為「漢缺」。

這周廉是舉人出身，大舌頭的江寧口音，曹頤聽來特感親切。

「王爺交代的名單，提調、膳錄開好了；纂修官的名單，已經催翰林院開送；大概一兩天之內，也可以送到。」

「費心，費心！」平郡王很客氣地說，「周老爺在這裏幾年了？」

「五年半。」

「那歷俸也該滿了吧？」

「是！」周廉答說，「一時沒有缺可以昇轉。」

「外官呢？」

「這，這——」，周廉似乎有不知所答之勢；但突然很快地說：「這得請王爺栽培。」

「好說，好說。這趟十年一舉的大事，等功德圓滿了，我替老哥想法子。」

「多謝王爺！」接着，聽得步趨踉蹌的聲音，大概是周廉在請安道謝。

「這回開館，用人很多；照老哥看，那件事最要緊？」

「自然是慎密第一。」

「老哥明白這一點，我就很放心了。」平郡王的聲音顯然很欣慰；接着是告誡的語氣：「只要做到慎密二字；老哥外放這件事，包在我身上。」

接着是談與玉牒無關的公事；曹頤不必關心，一面想自己的事，一面將隨身所帶的「卷袋」打了開來，取出筆硯硃硯，在靠窗的桌上擺好，坐下來調墨試筆。

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聽得門簾響動，回身看時，平郡王親自端了一碗茶來，急忙起身；只見平郡王示意禁聲，便不敢招呼，只雙手接過茶碗，攔在桌上。

「周府丞很開敷。」平郡王壓低了聲音說。

「那是殿下開導之功。」

平郡王得意地一笑，正待發話；聽得外面有響動，急忙走了出去。接著又聽得周廉的聲音，是把平郡王要看的玉牒送來了。

其中的兩本，很快地轉到了曹穎手中。他還是第一次瞻仰作爲皇室家譜的玉牒，黃綾封面；紅綾包角，一翻開來朱墨燦然——現存用朱；已歿施墨。第一本是康熙五十六年所修；當今皇帝，在那時還是雍親王；爵名之下有兩個小字：「五子」；曹穎只看「第四子」，名爲「弘曆」，記載的出生年月及生母是：「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時，媵妾李氏，內務府護軍營馬兵李奎之女所出。」

第二本是雍正元年所修，弘曆的身份已變爲「皇四子」；他的生母李氏，被稱爲「熱河行宮女子」。曹穎的任務，便是來改變弘曆的生母的身份。

這得整頁抽換。他取一張印著朱紅格的空白玉牒，仔細比對了紙色黃白；又仔細調好了墨色濃淡，然後用正楷從頭寫起。寫到「皇四子弘曆」，在出生年月日下，改爲「熹妃鈕祜祿氏，四品典儀凌柱之女所出。」

先寫漢文，後寫滿文，寫完校對無誤；然後取出剪子、釘錐、大針與黯舊的黃絲線，小心地

拆開原本，將新改的一頁替換進去，依照原樣裝釘。另一本如法炮製；一切妥當，收拾殘局，大功告成，日色已經近午了。

平郡王是早就悄悄在他身後坐等了；此時接過那兩本玉牒，前後左右仔細檢點了一遍，滿意地笑道：「周府丞大爺做夢也想不到此！」

「如果！」曹頌低聲問道：「如果他發現了呢？」

平郡王沉吟着不作聲；好久，才點點頭說：「四舅你提醒了我。等他發現了，如果先來問我，自然沒事；就怕他私底下查問，一張揚出去，所關不細。還是我先告訴他吧，不過不必在天。」

於是平郡王復召周廉，將玉牒交還，這是一時看不完，改日再看。

「王爺，」周廉試探着說：「帶回府裏，慢慢兒看好了。」

「不！」平郡王的聲音很堅定：「在這裏看玉牒，是我分內的權限；帶回去看，豈不是『大不敬』！」

「大不敬」是滅族的罪名，周廉不由得一哆嗦；急忙應聲：「是——是——玉牒是何等尊貴的文獻！理當敬謹處理。」

看他這惶恐的神情，平郡王有把握了；當即微笑說道：「你知道就好。」

說完起身，應下伺候的護衛——包括王府編制中應有的太監，傳呼「提轎」。一時收衣包的收衣包；理什物的理什物，而曹頌就在這亂轟轟的當兒，悄然而出；神不知、鬼不覺地又讓平郡

王「夾帶」出去了。

第二天，平郡王又到了宗人府；首先注意的就是周廉的神態。冷靜觀察，一無異狀，便吩咐再拿玉牒來看。

「嘿，」平郡王等周廉親自捧了玉牒來，却又說道：「我還得看看底冊。」

「是——」

等周廉又親自去捧了底冊來時，平郡王已將玉牒翻到抽換的那一頁，攤了開來在案上。底冊一到，不取紅面的「覺羅」；只取黃面的「宗室」；黃面底冊之中，又只取康熙五十年的那一本；很快地翻了幾頁，倏然停手，定睛細看。

看的是有關皇四子弘曆的記載；記載是連續的，第一行寫的是「雍親王第四子，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時，生於熱河行宮草房，生母係內務府女子李氏；收生穩婆不詳。」

第二行寫的是：「康熙五十七年八月初十日奉上諭：雍親王第四子著命名為弘曆；准入玉牒。」

第三行寫的是：「同日奉上諭：雍親王第四子弘曆，准由雍親王府格格鈕祜祿氏收養。」

第四行寫的是：「雍正二年三月廿五日，莊親王口傳上諭：皇四子弘曆生母為高貴妃鈕祜祿

氏。」

第五行寫的是：「雍正十一年正月十八上諭：皇四子弘曆封爲寶親王。」這一行墨迹猶新；因爲只是一個月以前的事。

平郡王拿右手食指指著看的；一旁侍立的周廉，不由得有些嘀咕，不知道他何以有此認真的神情？回想了一下，在他任內，任何記載都親自審查過，決不會錯；因而泰然了。

「這跟玉牒不大符。」平郡王是困惑的聲音：「還是玉牒跟底冊不符呢？」

周廉大爲詫異，「請問王爺，」他說：「怎麼樣不符。」

「你看這一條，」平郡王指着底冊第四行：「這一條是雍正元年修玉牒以後所記的，說皇四子生母寫爲熹妃；可是玉牒上已明明記著四阿哥的生母是熹妃。這是怎麼回事呢？」

「這，這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」周廉一面比對底冊與玉牒；一面結結巴巴地自語著。

「你別着急！不見得是你的錯。」平郡王安慰他說：「咱們慢慢兒琢磨。」

聽這一說，周廉略感寬慰，將因細看冊籍而彎下去的腰，挺直了說：「王爺明見萬里，玉牒上有毛病。」

這時是平郡王心裏跳了一下，但仍是從容地問：「毛病在那裏？」

「照規矩，雍正元年修的玉牒，得把以前底冊上所錄的上諭，併成一條；不會記成四阿哥的生母是熹妃鈕祜祿氏。」

平郡王深深點頭，「照你說，」他是閒談的語氣：「這一條應該怎麼併法？」

「應該——，」周廉想了一下說：「應該是：皇四子某某，生母內務府女子李氏，於某年月

日生於熱河行宮：康熙某年月日奉上述，准由雍親王府格格某某氏收養。」他略停一下又說：「這一來，寶親王的身分變化就很明白了。」

「你說得不錯。可是！」平郡王問道：「修玉牒怎麼未卜先知，知道有雍正二年三月廿五的上諭，四阿哥生母寫爲熹妃；預先就寫得明明白白。」

「這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「哼！」平郡王冷笑：「你不知道，我該問誰？」他將翻開的玉牒與底冊都閣攬，正色說道：「當著你的面，我把它封起來請旨。」

周廉嚇得面無人色！玉牒與底冊不符，總有一樣是偽造的；偽造的當然是玉牒。在甚麼時候；出於甚麼人之手，一概不知，可是典守者不得辭其咎；看來腦袋非搬家不可了。

想到這裏，頓覺冤沉海裏，不由得用帶哭的聲音申訴：「王爺，說來你老不會相信；從我到任以來，無事決不會請玉牒出來，看著消遣。鎖玉牒的箱子，倒是每半個月查看一回，毫無異樣。倘說玉牒有毛病，也不是我手裏的事。」

「那麼是誰手裏的事呢？」

「這，我不敢說了。」

「你不敢說，我問誰去？」

「王爺，」周廉雙膝跪倒，「你老不替我伸冤；我這冤可就沒處去訴了。王爺知道的——。」

「起來，起來！」平郡王伸手相扶：「我也明白，你當差很謹慎。不過事情出來了，你逃不

了責任，我也脫不了干係。咱們從長計議。」

聽得這一說，周廉心頭一寬，因為平郡王作了休戚相關的表示，事情就好辦了。

不過，他亦不敢執着於這一點，只說：「王爺明見。」

平郡王不答他的話，站起身來，踱了一回方步；走近周廉時，自語似地說：「其實既有雍正二年三月廿五的上諭，玉牒上這麼寫，倒正是遵旨辦理。不過底冊上的痕跡太明顯。」

周廉把他的每一個字都抓住了在口中咀嚼；嚼出滋味，失聲說道：「改底冊遷就玉牒，不就完了嗎？」

說完才發覺，光是自己的這一句話，便定死罪有餘；但話已出口，徒悔無益，只緊張地注視着平郡王。

「這亦不失為一策。」平郡王慢條斯理地說了這一句；昂首上望，不知在考慮些甚麼？

周廉也沉着了，心裏在想，平郡王一定有花樣，且等着他；反正他說過了，他也「脫不了干係」，天塌下來有長人頂，要著急，也還輪不到自己。

「這件事，要做也可以。」平郡王畢竟開口了：「不過，不是我我兩個人的事。」

周廉不明白他的意思，「請王爺明示。」他問：「何以謂之不是兩個人的事？」

「改底冊總要找人，不就有第三者知道了。」

「這容易，我親自動手就是。」

「有康熙年間的筆跡——。」

「這不要緊。」周廉搶着說：「除了王爺，誰能來查底冊上的筆跡？」

終於開口了，「事到如今，別無他策。」平郡王說：「只好照你的法子辦。不過，法不傳六耳；我看，你老哥辛苦一下，就在這裏，把事情辦了吧！」

周廉倒是想躲個懶，另有極親信的人，可以代勞；但「堂官」如此吩咐，不敢不聽。當下找了筆硯紙張來，如玉牒所載，在底冊上寫明弘曆的生母爲「雍親王府格格鈕祜祿」氏。劃了好幾條紀錄，地位空出來好幾行；好在是整頁抽換，底冊又是行草，扣準行格，字寫大些，填滿一頁，剛好與下文接榫。

「玉格，」平郡王逕自處置，「取針線來，把冊子重新釘一釘。」

「衣包」中帶得有針線；線有棉線、絲線；絲線中還有明黃的，這本是御用之色，但平郡王曾蒙「賞穿黃馬褂」，如果有個鈕鑰脫旋，得用明黃絲線縫綴。原是備而不用，以防萬一之物；不想此刻倒用上了。

及至玉格抽換了底冊，細心縫好；平郡王檢視滿意，微笑着問周廉：「怎麼樣？」

「天衣無縫，一點都看不出來。」

「不錯，一點都看不出來；就怕有人知道內幕，私下傳說。」平郡王正一正臉色，翻到新換的那一頁，「如今是我遷就事實，幫著你作弊；你得記住，這是你的親筆！」

此言一出，周廉色變；將前後經過細想了一遍，恍然大悟，是中了平郡王的圈套了，如今「真贗」俱在，一出了事，平郡王可以抵賴；自己是賴不掉的。

這樣轉著念頭，臉上青一陣，白一陣，顏色非常難看；平郡王體會得到他的心境，從容說道：「禍福相倚；『太上感應篇』說得好，『禍福無門，唯人自召』。只要平平安安交了這趟差，你轉『大九卿』也不難。」

聽得這一說，周廉心裏那股吃了啞巴虧的悶氣，頓時消散；心想，既然他有此表示，索性就敲釘轉腳，弄實在了它。

「『大九卿』是『三品京堂』，求之不得。不過，回王爺的話，母老家貧；倘蒙王爺栽培，能把我放出去，讓家慈過幾天舒服日子，全家大小，都感王爺的恩德。」

看他是很認真的神情，平郡王知道此人可以收服了；想一想問道：「你現在是正三品，外放有甚麼缺，是你能補的？」

這一問，周廉楞住了。實缺道是正四品，不能降官；此外只有當監司、布政使從二品，按察使正三品，但掌管一省的錢糧、刑名，非特簡不可，只怕不是平郡王所能幫得上忙的。

他還在考慮，平郡王倒已經替他盤算好了，「你得先轉『京堂』，才有外放監司的資格，藩司既掌財權，又管用人，如果跟督撫沒有淵源，不容易處得好；臬司管刑名，據錢倒容易，但會出事，你家老太太的日子不會過得舒服。只有從三品的鹽運使，品級上雖委屈一點兒，總也還說得過去。」

「鹽運使」三字入耳，周廉心頭「崩咚」一跳。不說兩淮，只一任長蘆鹽運使當下來，宦囊所入，下輩子都吃不完。命中有這麼一步運嗎？他懷疑地自問。

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會替你想法子。」平郡王沉吟了一下又說：「如果我在軍機處，一切都好辦了。看你的造化吧！」

絃外有音，略辨一辨是平郡王自道可能入軍機。然則憑何因緣入軍機呢？當然是將這趙「玉牒館總裁」的差使，幹得十分圓滿，能讓皇帝滿意。

轉念到此，周廉又驚又喜。他在宗人府好幾年，對親貴宗室的情形，相當清楚，平郡王年少多才，脾氣也不似他父親老平郡王訥爾蘇那麼僵硬；皇帝因為老平郡王不識抬舉，特意革了他的爵，命福彭承襲，便有存心培植的意思在內。而況這位小平郡王與寶親王弘曆從小在上書房一起讀書時，便親如手足；而寶親王將來必繼皇位。有這樣好的一條路子擺在面前，而竟不知道去走，真正愚不可及。

「王爺，你老入軍機是指顧間事。」周廉一臉的誠懇與感激，「王爺有甚麼事，儘管吩咐；我決不假手於人，親自去辦。」

這就是對那句「法不傳六耳」的答覆；平郡王心裏自然也很寬慰，想不到只用了小小的手段，便將周廉收服了。

於是他點點頭說：「將來託你辦的事很多。你的勞績一定不會埋沒。」

公事很順利，家務却很煩心。老平郡王當初跟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、恂郡王胤禩不和；皇帝

原以為他會秉承意旨，檢舉恂郡王在軍前種種「不法」情事，就讓他接撫遠大將軍的金印。那知訥爾蘇不賣帳；皇帝一怒將他調回京，派了「管理上駟院」的差使。訥爾蘇自道成了「西遊記」上的「弼馬溫」；這句自嘲之語傳入皇帝耳中，索性罷了他的爵。但這個爵位是「世襲罔替」的「鐵帽子王」；皇帝能削他的爵，却不能將此爵位取消，因而福彭順理成章地登上王位。

由於平郡王是鑲紅旗的旗主，訥爾蘇雖無爵位，在旗下舊部看，仍舊是「老主人」。皇帝要割斷他的這重關係，就只有再加一重懲罰：「圈禁在家，不許出門。」

不出門幹甚麼呢？玩古董、養鳥、養狗、養螭蟠；找了些人來唱「子弟書」。這都是花錢的玩意；一份郡王的俸祿，兩位「王爺」花，自然是捉襟見肘。這就是福彭煩惱的由來。

訥爾蘇當然也知道長子的苦衷，有時候只有自己想法子；常找一個在廊房頭條開古董舖的沈四替他借錢。借了幾次，不能如期歸還，沈四就有戒心了。

是元宵的第二天，訥爾蘇又將沈四找了去了，「這幾天窮得更死。」他開門見山地說：「你替我借幾兩銀子使。」

「同王爺的話，大正月裏，實在為難。」沈四愁眉苦臉地說：「倒是有兩三個熟人，新年手氣都不好。」

「我不管。」訥爾蘇跟沈四熟得可以耍賴，「你得替我想法子。」

其實，沈四這時已想到了一個金蟬脫壳的法子，故意攢眉苦思了一會，方始說道：「喔，我倒想起一個人來了。接曹家的隋織造，交差回京了；他家有好多古董，何不到他家要幾件，我替